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八十一卷

歷代名人畫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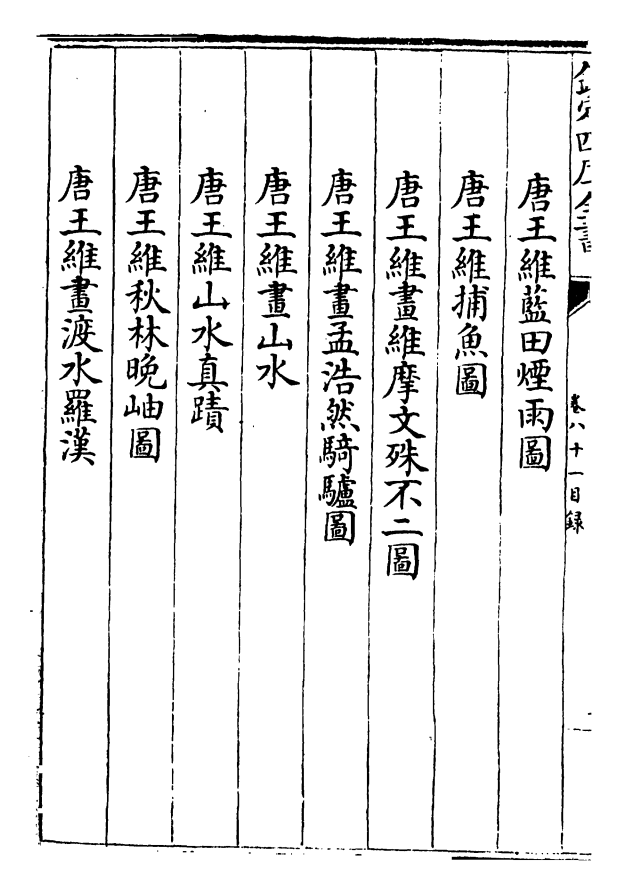
晋顧愷之勘書圖

晋顧愷之畫桓宣武像

晋顧愷之畫維摩像

晋史道碩八駿圖卷

唐吳道子畫護法神
唐吳道子畫人物
唐吳道子畫驢
唐吳道子畫卷
唐盧鴻草堂圖
唐王維輞川圖
唐王維袁安臥雪圖
唐王維畫黄梅出山圖



唐王維畫伏生像

唐王維真蹟

唐王維演教羅漢

唐王維雪溪圖

唐王維江山雪霽卷

唐曹霸馬圖

唐曹霸汗血馬圖

唐曹霸照夜白圖

唐韓幹二馬圖

唐韓幹八馬圖

唐陳閎人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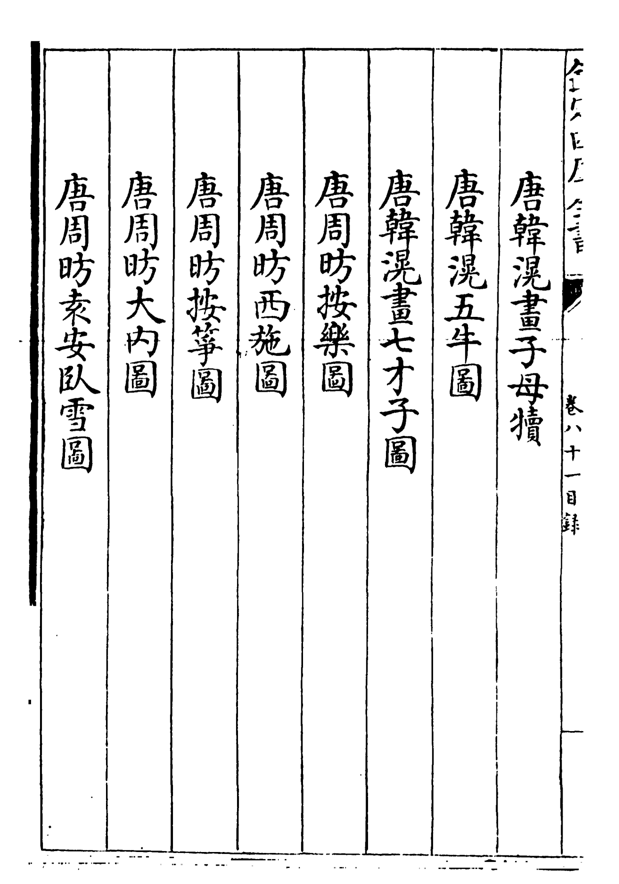
唐陳閎楊妃並馬上馬圖

唐韋鶠十馬圖

唐韋鶠馬圖

唐韋偃放驢圖

唐韓滉畫牛圖



唐韓滉畫子母犢

唐韓滉五牛圖

唐韓滉畫七才子圖

唐周昉按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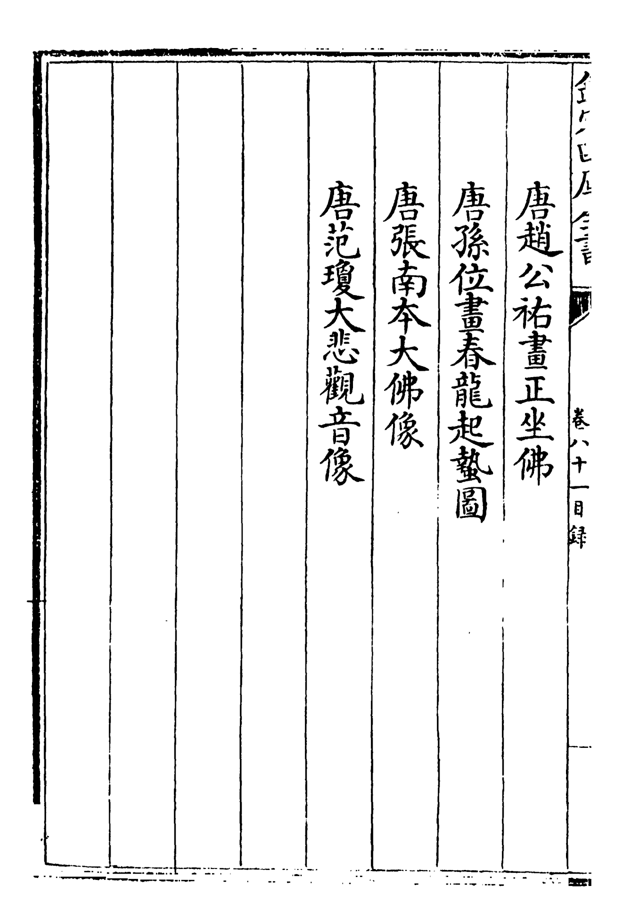
唐周昉西施圖

唐周昉按箏圖

唐周昉大內圖

唐周昉袁安臥雪圖

唐周昉明皇吹簫圖
唐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唐周昉擘阮圖
唐戴嵩畫牛
唐戴嵩牛圖
唐戴嵩放牧圖
唐邊鸞畫華
唐趙公佑畫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一

歷代名人畫跋一

晋顧愷之斵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録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求名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可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世人不復見雖其録有可求者亦莫察其真偽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

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圜成穴隆色理傍直向背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煥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到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爾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令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為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初

石李龍分州七都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為洛州竇軌為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為竇軌書也唐武德改元為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尚用隋號令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伏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立難稱為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廣川畫跋

晉顧愷之畫桓宣武像

竇蒙南齊畫目中有桓温像一弓上之上弓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譙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人當時祕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弓以袁毛姚題於唐褚令後恐誤錄也東觀餘論

晉顧愷之畫維摩像

張彥遠古今名畫記所載顧長康傳云興寧中瓦官寺

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鳴刹注其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打刹獨注百萬衆以為大言後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戸往來一月餘日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戸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畫體工用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微牧之為池州刺史

過金陵歎其將圯募工搨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攜去至今置於州廨丞相晏臨淄公鎮潁日嘗語從事鑱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紫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謄搨矣然而氣象超遠髣髴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妝之所傳乎況長康之真蹟乎想慕不足因命工人即其本移寫

藏之家楮又題於像旁丹陽蘇子容記蘇魏公集

晋史道碩八駿圖卷

謝赫畫品謂史道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意史得其似不無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雖屈第中上然在二曹顧陸前則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史有八駿圖為隋朝官本宋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此卷首雖殘破然有祕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塘亦定其為史本無疑也余嘗考圖畫見聞志謂晋武帝臨御得穆王時

八駿圖本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為國寶至隋破臺城為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段購得之尋獻煬帝至唐貞觀中敕借魏王泰因而傳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是人間摹本第其絹素精古筆力高妙與郭若虛所記駿驥腹項蹄尾色狀無不脗合雖神彩小剥落而驍駿蹀躞權奇滅沒之態固可按而想見也少陵咏曹霸與後世所稱二韓陳閎龍瞑呉興較之不知當何如耳萬歷初黄金臺買此以

為差勝駿骨遂識於後 弇州山人稾

宋陸探微師子畫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燼常恨絶蹟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石林建康集

宋陸探微姜后免冠圖

右免冠進諫圖周宣王姜后故實也劉宋時吳人陸探微所作其法遒勁傅色清潤人品端莊神氣超越六法具備出乎天成盖世傳探微乃畫中之聖者也此卷希世之珍畫入神品其故實誠有補於風教觀之者使齊家治國咸有助焉駙馬都尉公當以什襲珍藏使子孫永保珍貝珠玉不足貴也元祐三年八月提舉太平興國宮賜紫金魚袋王至跋

南齊謝赫畫晉明帝步輦圖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但所畫輦上設一几傍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為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秦獲京都舊輦形製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韡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值漢趙之後江左已襲其風歟弓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常見

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之耳 東觀餘論

梁張僧繇畫僧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蹟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右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

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寳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旣寤遽以求訪果如夢中之言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巧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鏌鋣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沒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巍然獨存儋卒傳故人

劉傑傑居之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陽陽傳睦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文苑英華

隋展子虔畫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為臥馬則腹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曾得求於此乎世有伯樂喜相馬弟子九方臯得其妙解謂可與相真馬馬之真

者將以有而為之其趣偽矣則其謂壯而黃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詎謂方臯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地矣長安薛翁於馬得一種妙明其得於妙解者未有能遺此者也廣川畫跋

唐閻立本畫洪崖仙圖

洪崖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姓張名藴字藏真風神秀逸

志趣閑雅仙書秘典九經諸史無所不通開元中已千歲矣盖古之髙仙明皇仰其神異累詔不赴多遊終南泰華或往青城王屋與東羅二大師為侶每述金丹華池之事易形鍊丹之術人莫究其微妙焉先生戴烏帽衣紅蕉葛衫烏犀帶短靿鞾僕五人名狀各怪曰橘朮栗葛柮有白驢曰雪精日行千里復有隨身之用白藤笠六角扇木如意筇竹杖長盈壺帀蒲杯自然流酌每跨驢領僕游於市壚酒酣笑傲自若明皇詔圖其像庶

朝夕得瞻觀之元祐四年東坡蘇軾書鐵網珊瑚

唐閻立本校書圖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硯二十二投壺一琴二嬾几三揞頭一酒榼果檑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搆其一欲逃酒為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韡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

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揩頤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嬾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冨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滎陽盛孟適盖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黄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冨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

為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庶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山谷集

唐閻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邵仲恭出其圖且訪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杳親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似也若謂形

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媿紅配綠求衆工摹寫卷界而為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傴僂而趍於庭矣恐時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是以畫顯當在荆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好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出轍迹者其難悟如此後人畫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像所主見解又非

得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真得殊絶而不留者當是平平者爾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意識求之其遇於什一者果可辨其真僞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廣川畫跋

唐閻立本二十八宿真形圖

祕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

於外嘗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為榻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為女形火為童子形木為帝王形土為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鬢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為道人不知何据經說昴形如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佛胸柳如蛇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瓔珞心如大麥尾如蝎此圖皆異惟翼形如牛頭斗為人形虚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

得言有据邪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絶天下

不當詰其所畫是非也　廣川畫跋

唐閻立本畫列帝圖

右閻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楊之美㑹藏

之後入吳幵内翰家吳氏子孫今寓贑貧質諸市過期

不能贖予兄子中爲守用錢二十萬鬻以相示初展視

而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葺治乃可觀十

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並執扇各兩人潔與

者四人筆勢尤奇絹亦特敝是閣真跡無疑餘似經摹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往缺落破碎第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賴紹聖間張勵引六一先生戲揚直講詩兩句而印縱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後知其為袁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後人欲獻宮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流傳於世如晉人弔喪帖邪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曉豈題者誤邪林叔豹謂

孝文廟樂曰昭德頌以遷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興其死也謚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者東里周某書是日延和奏事退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蓋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平園集

唐閻立本畫蘭亭

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輩唐右丞相閻立本筆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嫡

孫會稽比丘辯才也唐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寶藏其祖智永所蓄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修禊敘真蹟遣蕭翼出使求之翼至會稽不與州郡通變姓名易士服徑詣辯才朝暮還往情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攜御府諸帖示辯才相與反復折難真贋優劣以激發之辯才迺云老僧有永禪師所寶右軍蘭亭真蹟非此可擬藏之梁間不使人知與君相好因取以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札以字軸置懷袖閻立本所圖蓋

狀此一叚事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呿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一噓氣止沸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間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皆印以墨此圖江南內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楊克闕一字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遜不敢啟

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遜蔡人寶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壻周氏傳再世其孫縠藏之甚祕梁師成請以禮部度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縠將遠適以與其同郡人謝伋伋至建康為郡守趙明誠所借因不歸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攜此軸貨於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此畫宜歸太宗神府而久落人間疑非所當寶有者吳說記施宿會稽志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本平
皆非也使是工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
翼耳吳公傅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
口張不翕有遺元珠之態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遜遠取
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黄衫極寛
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銜袖之書乃
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
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名辯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

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絶倒良久何止口張不脅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攻媿集

唐閻立本畫五星

宣和内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祕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盖大徳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覩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内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

已鑒定為真蹟誠可寶矣黄文獻公集

唐閻立本畫唐文皇訓子圖

右一卷相傳為唐文皇訓子圖閻侍中立本畫元故恒陽文正王手定為神品第一圖中隱几而坐者天顔肅穆目力注視奕奕有生氣童子娟好静秀展卷畏篤一武将拱立豐下而謹若不敢肆者然可想見其搴旗挾將之力餘一侍童二介士皆各得其意上有宣和殿印初翳若霧余令善工洗之則硃色隐透光彩射眉睫間

而器物之妙絹素之精斷有非後人所能贋者第文皇面頳而髯虯挺發可畏以故世稱之曰日表曰髭聖今像頗不甚合且爾時教承乾則不應命立本圖教高宗則已長亦似未通而余又嘗考宣和畫譜立本所遺無此圖僅有偽蜀黄筌勘書圖二卷此豈其一邪蓋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為元喆武士為趙廷隱而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之為勘書圖理稍近耳第其冠服類六

朝不甚似五代則有未可曉者姑闕以俟精鑒博識之士 弇州山人稾

唐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贊沈存中跋絹紙剝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真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以游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世宗不好翰墨

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成祖得此卷仁廟與漢王爭求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為可笑也張居正太岳集

右十八學士圖督府參軍李子獲閣中令舊本摹勒上石所謂周昉貌趙郎并得情性者也內薛收不早死何減房杜許敬宗得早死不與李貓同傳生亦有幸有不幸耳余舊嘗為朱司空題此圖末句云諸公詰朝且虛

左雋州流人來上坐意謂王魏兩侍中也不知此圖今在司空所否然此十八文學之士以庶僚爲秦王參預謀議耳高武朝始有北門學士及崇玄集賢漸以官著聞盖至於今而極矣當李子兄少師公爲學士時至十餘人併英宗朝李文達公輩亦十餘人爲我明前後盛事焉知後世有不託之繪史也邪弇州山人稾

余爲李參軍書十八學士石刻之明歲而公瑕以畫本見遺云自青瑣摹得者其人物極爲精雅服有緋紫青

緑四色皆巾裹而獨蘇世長黄冠秃無髮腦傍有七黑
黶若星者極肥而短頷胡鬖鬖被口與虞世南面皆皺
紋盖二公仕隋代甚久年可六十房杜少而澤與史合
也其間有牴牾者圖稱房玄齡字喬年薛收字元敬陸
元朗字德明姚柬字思廉顔相時字師古而唐書稱姚
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字即
名也沈存中欲以是畫而證史之誤余又考之史蘇典
籤名勗今曰旭顔相時亦不當字師古師古相時兄也

又唐武徳中制三品服用紫五品以上朱八九品用青綠腰帶㨨垂頭於下用𨔵尾勲官隨品加佩刀礪紛帨貞觀初始以深綠為六品淺綠七品深青淺青八九品服令所不可曉者房杜既勲邸元僚官品並等不宜杜青而房緋豈房封臨淄侯而如晦僅建平男邪蘇世長以陜府長史為軍諮祭酒故宜紫然不宜于志寧陸徳明亦紫二君官甚卑傳可考又助教蓋文達綠而佩印玄齡虞世南緋而佩紛帨世長志寧兼佩印及紛帨德

明亦佩紛帨而它無之也衣皆窄袖短下束帶適緊無委蛇寬博之象豈其時服制尚未定邪存中博極羣書其易持論固宜然吾意尚未敢以史而廢圖今欲以圖而糾史亦未之敢也姑識以俟知者同上

唐閻立本畫西升經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畫錄謂其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經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圜勁存規模可以知也廣川畫跋

唐閻立本職貢師子圖

此職貢師子圖也唐閻立本寔爲之宋宣和中嘗祕之內府按唐史貞觀九年四月壬寅康國獻師子太宗珍其遠來詔虞世南作賦編之東觀而張九齡等咸爲之贊立本時以圖畫見知其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圖與春苑池異鳥圖當時以爲絶妙余意此圖必與世南九齡等賦贊一時爲之偶未著耳余觀其所圖師猛異狀雄詭俊特眞能㒺視犀象孩撫熊羆有非他獸

可比至其斂尾弭耳柔馴服御與羣胡並馳又若有依仁率舞之態揆之賦贊所稱往往而合是以知其出於一時無疑也俞允文仲蔚先生集

唐李思訓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蜀信如稹言豈有此權奇蹀躞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禄山之亂崔圓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東坡集

唐李思訓三駿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徘徊不進狀不知三駿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駿其飾也

東坡集

唐李思訓御苑採蓮圖

右唐李思訓採蓮圖内有宮殿臺閣赤欄橋青龍舟盖寫禁中景物非泛然圖江湖之筆也按思訓有唐宗室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妙極丹青最為當時所重其設色布景皆極超絶得煙霞縹緲難寫之狀時其子昭道亦善畫故人有大小李將軍之稱大則思訓小謂昭道然余前在豫章屢見其父子之筆然昭道不及思訓此卷可稱重也萬歴乙亥春正月觀於歸來堂中因題其後

茂苑文嘉 清河書畫舫

大李將軍采蓮圖一卷樓觀房櫳衣裳舟檝精巧細密妙入毫芒而山光掩映湖波浩渺朱華冒水緑樹冪雲又有濠濮之思唐人去晉未遠猶有顧陸遺風非後代畫手所能髣髴也此卷本趙宋尚方閒物思陵好古圖史而鑒定乃出曽覿龍大淵輩名流題識往往翦削不留一二若此圖者巋然獨立如魯靈光使覽者不勝扼腕耳太原王穉登書 同上

唐李昭道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健兒馬挾兒南馳取健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内府宣取於宗室家奉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於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摹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邪攻媿集

唐李昭道落照圖

落照圖宋祕府物嘗入賈丞相家洪武中崑山有道士王玄微者寶祕是圖今藏琴川劉氏唐人畫之入神品者若閻立本大小二李王摩詰吳道子其真筆余皆嘗見之是圖歷年數百而氣韻不失當為唐人第一名畫神品寓意編

唐李昭道幸蜀圖

友人湖州沈不疑有横軸明皇幸蜀圖一幅出令余勘

之其山水樹木橋彴工妙無比而人物顧盻俯仰髩鬟如生真絶筆也上有王百榖張伯起二跋語并題爲仇實父摹趙千里諦視之殊不類趙作因取歸懸壁上細看之見左方山石内有金書李昭道三小字歳久漫漶不易可覩爲之大快叫絶信吾不負吾眼也其下又有宣和小璽因定爲唐本無疑因考蔡絛鐵圍山記書宣和帝常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横軸賜閤下不知即此本否此圖今藏余歸鴻館中因漫紀其由於此

俟如李伯時米元章輩辨賞之　顧起元懶真草堂集

唐吳道子畫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眞偽也然世罕有眞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東坡集

唐吳道子地獄變相圖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内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邪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間一念

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旁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臯亭借觀東坡集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為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睿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侯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修時寓楚之豢華堂

東觀餘論

一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為此圖請裴旻纒結舞劍因其陵厲倏通幽冥至於騰太白之光徹蓐收之耀踔獵風輝英精互繞劒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貫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絶藝不可以繩尺約之況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睥睨於其

間哉三階舊壁廢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搨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諭其形似也廣川畫跋

唐吳道子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獅子吼其破聾抉瞶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大法又嘗發大誓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在一象以經考者知

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為衆相而特以馬纒為象者也當元徽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設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與其經説皆東至末而求反其國獻即圖其形留之後入莊嚴寺則吳子於畫葢稽於經矣非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邪 廣川畫跋

唐吳道子畫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頰豐鼻趺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

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顴頟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俱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其塑自畫為塑易工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為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盖四面可意會其筆蹟圜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於此求之故并以說彩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大放縱之態又其難也　廣川畫跋

唐吳道子畫驢

范魯公舊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圖羣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韋偃以此得名余謂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為某所為則余不能知也唐人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踶踤其用具然吳生嘗優為之矣廣川畫跋

唐吳道子畫卷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草卷與此絕相類

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為二此特其半耳頃經臨安之火令不知其在㠯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龍天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邪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兹其所以為畫聖與季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為幸因記歲月

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巳夘也朱熹仲晦父朱子文集

唐盧鴻草堂圖

盧顥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逮還山逌廣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絶不知逮今存不髙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有樾館等而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

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為之也廣川畫跋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荆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時條踰二紀游羅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謩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太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頗釋愁襟子謩再題鄒平公段文公

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謩不知何人涿郡盖亦盧氏望蘭陵公彧云蕭鄴其罷相出為荆南節度使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太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巳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為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館冪翠亭渺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

居為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淙金碧潭耳石林避暑録

唐王維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山谷集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

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閲於枕上怳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川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絶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敧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娱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為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秦

輞川集總田園所為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輻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於像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敧湖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為浮圖居今清原寺是也 廣川畫跋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與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具無以復

加宜為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趾僅存園湖垞泝滓為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某於河南官舍同觀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敧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辛夷塢之日何所不憚煩邪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

是故文藝絶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道園學古録

唐王維袁安臥雪圖

彦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余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

跨羣雄曠代絶筆夢溪筆談

唐王維畫黄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黄梅出山圖盖其所圖黄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夢溪筆談

唐王維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東坡集

唐王維捕魚圖

右畫捕魚一卷或云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隐隐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揺落草萎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盖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臯者三人屈竹為

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篨坐沈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篨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舷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

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篳閒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

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壥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摹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雞肋集

朱景玄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足

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㸃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旡咎公所題者余曰此善摹者為之徐不以為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葭葦之外意其為水耳此特波濤浩瀰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絶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迺淳化以前未更祕書省印篆也畫筆竒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緯略

唐王維畫維摩文殊不二圖

王輞川以凝碧詩見知當世餘事丹青亦造神品晚年長齋刻意空門學室中唯繩床經案退朝之後焚香獨坐大有所契證三復斯畫知其不苟毗邪一會儼然目中觀者要當於默然處驚海濤春雷之作始不負渠李彌遜筠溪集

唐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浩然以詩稱於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

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明皇雖善揚相如忠佞之言而積忤生增也萌於此此力爭之九齡所以得罪媢柔之林甫所以見用而卒以危社稷也歟 杜範清獻公集

唐王維畫山水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刱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絶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為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式

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為山分畫寫水又豈可與論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邪廣川畫跋

唐王維山水真蹟

自崇寧興畫學名筆間出有賜紫待詔高克明者頗得摩詰用筆意當時甚重之今已不易致況唐朝真蹟乎淳熙丁未八月八日過史院翰林洪公景盧出示此軸輒記其後平園集

唐王維秋林晚岫圖

王右丞生平畫卷所稱最者惟輞川雪溪捕魚等圖耳吾意以為絶響不謂太樸於中州友人家又得此卷而用筆之妙布置之神殆尤過焉固知右丞胸中伎倆未易測識而千奇萬變時露於指腕間無窮播弄豈非千載一人哉 鐵網珊瑚

唐王維畫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埜釋豈摩詰

别號邪世畫渡水僧或乗龍或履龜鼋類多詭怪恍忽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孫鶴然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昌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嗚呼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云後邨集

唐王維畫伏生像

右唐王維畫濟南伏生像宋祕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余官金陵聞休伯所藏書畫甚富一日與顧吏部華玉過之休伯張燕余戲謂之曰必出書畫乃飲始出宋元者亦有唐人筆余與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維着色山水一卷余不覺驚伏以為平生之未見也但古人之坐以兩膝着地未嘗箕股而秦漢之書當用竹簡今像乃箕股而坐凴几伸卷此則余所未曉抑余聞維嘗畫雪中之蕉毋乃類是而不必拘拘於形似者邪寫意

編

唐王維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余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辞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辨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於今乎儻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黄君所昨者乃得捧閲大内後宰門有丹漆

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緜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閲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竒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懐星堂集

唐王維演教羅漢

摩詰演教羅漢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按宣和畫譜摩詰羅漢凡四十六軸此其一也公繪事既妙絶而奉

佛尤篤所畫羅漢於端嚴靜雅外別具一種慈悲意架
裟文織組秀麗千載奕奕有生色此君當云夙世自禪
伯前身應畫師乃稱耳弇州山人稾

唐王維雪溪圖

蓬萊道山人間風日不到玉笈金鑰典祕甚嚴有平生
畜眼未嘗見者天旋地轉散落委棄故人李君祥得之
出以示余其犀玉已被剔取所幸畫無恙耳展玩之餘
不覺涕淚闌干盖歎是圖之不遭也請靳固之以待異

日萬金之購云蓬山道人劉詡題 珊瑚網

唐王維江山雪霽卷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劒閣圖筆法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盖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為無

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
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
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髙郵州
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
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
凡諸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
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
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

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廣陵有王維江山霽雪一卷為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邪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

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邪儻得合劒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邪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吳崑麓夫人與余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櫪門閂或云漆布竹筒摇之似有聲一日為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余初未深信翻閲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戶焚

香屏絶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浦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賾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閲無聲出戸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於南翰林院之寄樂亭快雪堂集

此馮真實先生物昔年假予披閲留春波草閣中者三四浹歳先生沒余以義歸長公權奇權奇寓春波里第值居人不戒於火沿爇幾付烈燄而此卷獨存不勝厚

幸然而權奇不能終有也今於季白所得再展閱如蘇卿絶域重逢李陵圓澤隔世再會洪井喜慶寜可籌量季白云亦假之石交吳瑞生瑞生多蓄精鑒又善繪事兹卷得所託矣二君臭味此卷得盤旋其間余或因季白得交瑞生則清晨暇日時請出而觀之定不致向之沈淪莫可問也題畢余又為之深喜 恬致堂集

唐曹霸馬圖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絶迹其徑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

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真乘黄夫乘黄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夸不知其形狀異也廣川畫跋

唐曹霸汗血馬圖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華毛似與古異夫宛邱有良馬

其大二丈鬛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据日中而汗血乗者當以緜絮纒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令世又無汗血馬得据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廣川畫跋

唐曹霸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白體者若搏執絆羈不可離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惚難窮哉觀者

不能盡知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於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托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其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遒矣其得於蘭筋初成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翅力赭流吻下血出膊中霸皆不及也是真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畫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

之胷中將逐逐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真馬也若放乎象者為真馬也豈復有馬哉 廣川畫跋

唐曹霸人馬圖

余嘗讀杜少陵丹青引今觀此圖乃曹將軍真蹟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其在是歟 張益文僖公集

唐曹霸馬圖

昔米元章得韓幹馬絹素斷裂四蹄俱無而走不輟蓋

得其神也弟子曹霸盡幹之道而尤以為未足曰臣自以廏馬萬匹為師藝益超越此卷骨氣深穏神采騰翥的係霸筆且從滇南來滇俗醇古不學吳人狡獪既無裝綴亦無點汙瑩然白璧良快心耳恬致堂集

唐韓幹御馬圖

蓋鞾天廏四十萬匹亦難得全材耳今天下以孤蹄棄驥可勝歎哉山谷集

唐韓幹馬圖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為火畜而南為離方其色青驪騂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為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天移神景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魄茍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鳶而飛為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運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

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妙託於鬼神者未足過異也廣川畫跋

唐韓幹三馬圖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況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

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埽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後村集

唐韓幹畫郭家師子花

韓幹畫郭家師子花此畫本江南故物自腕而下絹素爛脫李伯時得之馬忠肅家補足之周少隱太倉稊米

唐韓幹飲馬圖

右唐韓幹用黃麻紙畫飲馬圖真蹟畫馬開元中獨稱江都王緒曹髦之父子得骨肉匀停法於戲筆處稱裴絳州天寶間雖陳閎名擅一時而韓幹不肯師謂其徒摹寫形似唯曹家沉著神采生動有自然風格所謂奇也惟元朝趙松雪深得曹韓之法今觀此圖風致縱横隨意所如稱為神手且題識盈卷極諸名公鉅儒珠玉

錦繡雲蒸霧翁誠為希世之寳也永樂丁酉仲秋月朔

廬陵周岐鳳題 珊瑚網

唐韓幹五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内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蹟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

踈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遜志齋集

唐韓幹二馬圖

右唐韓幹所畫二馬今藏松江一友士家後有米元章王堯臣薛紹彭蘇子由秦少游諸名勝題名及東坡翁

絶句坡詩今見集中但集本以餘姿作姸姿為不同耳近余又於冢宰石淙公處見幹馬性圖亦是真筆惜無題識盖世之售書畫者或為贋本必移置題識以規厚利若書畫既真人覽之自知雖無題識可也寓意編

唐韓幹八馬圖

右八馬深家太史公竹坡先生購得之以呈先大父筠松翁翁目之曰八駿圖最所欣賞長兄友琴先生受而藏之深兒時影略記其如此盖吾邑一士夫家故物倉

卒流落後有題識甚富尚藏其家正德戊辰南歸明年理先世舊物友琴先生持以見畀是時筠松府君即世餘一紀矣相與捧泣裝為横卷每以自隨因誦東坡所題韓幹十四馬詩按圖而索正為是作是殆韓畫也惜自後渉而下亡其六馬庚辰之歲因有損脫付之重裝而先兄友琴亦復小祥矣感悼之餘乃録蘇文忠公詩跋其後以示子孫夫法書名畫果入神妙猶為無益於世而巧偷奪胎禍以累徳者不少君子之所為殷鑒也

徒以是卷繫吾家世澤所以重者有不在區區藝能之末亦復以示子孫是歲秋七月朔日 陸儼山集

唐陳閎一作宏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為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閎筆力令師之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鮑翁家藏集

唐陳閎楊妃並馬上馬圖

有持二畫求售乃楊妃並馬上馬圖題陳宏二字筆力

甚清壯又如有兩墨蹟如飛燕狀全類鳳尾者殊不可
曉徐考之迺江南李主花書陳宏者會稽人天寳間妙
於畫嘗寫明皇御容與太真二圖筆墨之妙不可贊歎
韓子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
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即此二圖也蔡天啟集中
亦有此詩程子山題宋暎景晉待制所藏陳宏畫明皇
太真聯鑣圖太真上馬圖詩並轡春風禁籞遊外間底
事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阿環百

巧專恩寵自是三郎騃不知上馬未應渾乏力要回一顧特遅遅余所得二圖即此本也緯略

唐韋鶠十馬圖

韋鶠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真佳蹟也少陵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鶠盖轉寫之誤閤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鶠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黄某書東觀餘論

唐韋鶠馬圖

張彥遠謂鶡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王所藏本皆沛艾二字見子虛賦余謂杜子詠鶡禿筆埽驊騮騏驎出東壁即不特善小駟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鶡從容二人間弟筆格差不及耳昔余見嘶囓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駸駸亦若此此本鶡畫不疑四月八日東觀餘論

唐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頸廣額尾旌揺曳耳大磔磔麗然類有德

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衡其智有以隨時艱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斂傴捄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為令僕託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宫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驪當前騄子後逐其生有封其死有弔至其超䟦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野茂林豐草甘水齅地仰天飲齧自若應候長鳴前跳後踼羣嬉而對躍盡白日以為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憂者是盧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廣川畫䟦

唐韓滉畫牛圖

余居鏡湖北渚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煙草之間便覺身在圖畫自奉詔紬史逾年不復見此寢飯皆無味今行且奏書矣奏後三日不力求去求不聽輒止者有如日嘉泰癸亥四月一日笠澤陸某務觀書渭南集

唐韓滉畫子母犢

余平生見三尤物王公明家韓幹散馬吳子副家薛稷小鶴及此子母牛是也不知未死間尚復眼中有此奇

偉否開禧二年四月甲子陸務觀老學菴北窗書渭南集

唐韓滉五牛圖

程季白蓄韓滉五牛圖雖著色取相而骨骼轉折筋肉纒裹處皆以粗筆辣手取之如吳道子佛象衣紋無一弱筆求工之意然以對之神氣溢出如生所以為千古絶蹟也趙文敏再三題之真其所寶秘者初題云余南北宦游於好事家見韓滉畫數種集賢官畫有豐年圖

醉學士圖最神張可與家堯民擊壤圖筆極細鮮于伯機家醉道士圖與此五牛皆真蹟初田師孟以此示余余甚愛之乃知為趙伯昂物因託劉彥方求之伯昂欣然輟贈時至元廿八年七月也明年六月攜歸吳興重裝又明年濟南東倉官舍題二月既望趙孟頫書六研齋三筆

右唐韓晋公五牛圖神氣磊落希世名筆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絡首一自放於水草之

際梁武歎其髙致不復強之此圖殆寫其意云子昂重題同上

此圖僕舊藏不知何時歸太子書房太子以賜唐古台平章因得再展抑何幸邪延祐元年三月十三日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趙孟頫又題同上

善相馬者不於驪黄牝牡而於天機余謂觀畫亦然海虞鄒君君玉示余五牛圖有步者齕者縱跱而鳴者顧而舔者翹首而馳者其天機之妙宛若見之於東臯西

壟間亦神矣哉吳興趙文敏公以為唐韓晉公所畫也品題再三至稱為希世名筆葢有得於此矣君其寶之至正十二年二月七日魯孔克表題同上

唐韓滉畫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葢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贊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見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

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余於中祕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黄金白壁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尚永寳之潛溪集

唐周昉按樂圖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宫有楊真人降真及瓊樓仙人等畫蓋妙絶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

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法故可珍愛

東觀餘論

唐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薪者恃其甚美以見爾世亦以其絶麗傳焉其濃纖疏淡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槩豈可異而别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足畏君形者亡焉若昉之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

神明頓異此其沒世不復加也

唐周昉按箏圖

龍眠居士知自嬉於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豔態明眸善睞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暫得於阿堵中邪嘗持以問曰人物豐穠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嘗見諸說太真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肌勝過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

唐人所尚以豐肌為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廣川畫跋

唐周昉大内圖

有國之化每自内以及外然下以承上從風而靡矣周昉能仿像禁密繪以為圖則用心於美化欲作世範志意亦廣矣是宜藏之況丹青人物之妙深造原抵蓋有唐名筆也松隱集

唐周昉袁安臥雪圖

金陵賞心亭丁晋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絶致清在軒檻取家篋所寳袁安臥雪圖張於亭之屛乃唐周昉絶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偶一帥遂竊去以市畫蘆鴈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登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為貿畫者之蕭斧也　湘山野録

唐周昉明皇吹簫圖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矣其傍有海棠一株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爾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以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石林建康集

唐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高子勉詩序云龍眠李亮功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

功官長沙山谷謫宜州過之歎愛彌日大書一詩於黄素上丹青有神藝周郎獨能兼圖畫絶世人真態不可添却憐如畫者相與落誰手想像猶可言兩重煙籠柳此畫後歸禁中流落何許而詩亦世不傳獨僕舊見之位置猶可想象病中追和其詩當令善工細圖之史季温山谷别集詩注

唐周昉擘阮圖

擘阮圖相傳為周昉畫一人坐而擘阮即蔡京詩所謂

左彈右擘美清音者也一坐而持扇若拍口若啟所謂手撚輕蕉口自吟者也一坐而傾聽意甚專所謂側耳含情披月影者也京不足道其詩亦長語弟奉宣和帝命題此詩而帝手署三字用瘦金體極遒美押法尤妙考宣和畫譜不載昉擘阮圖僅周文矩有之文矩五代人亦一時名手此圖設色運筆風神態度幾可與顧凱之陸探微爭衡似非文矩所辦若文矩畫帝亦不令京題詠也豈譜成而昉此畫最後得之者邪記以俟夫鑒

識者弇州山人藁

唐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東坡集

唐戴嵩牛圖

戴嵩畫牛得其性相盡處畫録至謂牛與牧童點睛圜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浮景見牛唇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録所説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也眸子點墨不過僅如脫𣪊彼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他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異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意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為嵩絶藝嵩非工人本士子仕為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廣川畫跋

唐戴嵩放牧圖

戴嵩放牧圖作三子母牛一牧兒踞其背一壯者牽牯筆墨極草草得簡古之趣衰柳四五樹尤横斜縱恣有態固知象物者不在工謹貴得其神而捉取之耳元人吳從正一歌亦殊灑落歌云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芳草緑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日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牸臥噍飢不鳴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向

崗頭望日斜風雨濕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牧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六研齋二筆

唐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為人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得世意推鸞絶筆於此矣然花色紅淡若浥雨疏風光色豔發披多而色燥不失潤澤凝結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畫日中華者若葳蕤倒下而貓目睛中有竪

線世且信之此特見叚成式說爾目睛竪線㸃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妥委便絶生意畫者不宜為此也鸞名最顯而於猫睛不能為竪線相餘工决不能然廣川畫跋

唐趙公佑畫

黟川吕太淵藏此畫以為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辨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山谷集

唐趙公祐畫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余遠祖相國衛公為浙西觀察使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像則拳髮虯鬚穹鼻黝目一如金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跡勁細用色精密纖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李廌畫品

唐孫位畫春龍起蟄圖

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随雲氣布上雨自爪鬛中出魚鰕随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没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扶戶闖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胷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李廌畫品

唐張南本大佛像

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鋭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豈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為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燄炎烈静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

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李廌畫品

唐范瓊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葢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温潤妙窮毫氂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一